

剧坛传真

气吞山河的忠义赞歌

□ 郑文胜

当蒲景苑的灯光渐暗,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,观众随之步入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年间。宋太宗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,是否接受辽邦的邀请,前往幽州城内观光。这不仅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,更是一次关于精忠报国的深情回望。芮城县蒲剧线腔艺术研究所倾情演绎的《七郎八虎闯幽州》(以下简称《闯幽州》),以宏阔壮观的场面和细腻入微的刻画,将广大观众耳熟能详的杨家将从历史尘封中唤醒,在当代蒲剧舞台上建构了一部关于忠义、牺牲、献身与报国的精神史诗。

这是一部在蒲剧舞台上熠熠生辉,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优秀剧目。它的优秀体现在赤诚的爱国情怀、精彩的武打场面和整齐的演员阵容。

赤诚的爱国情怀

这部剧目取材于《杨家将演义》第十六回,京剧、豫剧、秦腔、晋剧、河北梆子和上党梆子等诸多剧种均有相同题材的改编剧目,又名《闯幽州》《双龙会》《八虎闯幽州》等,同时衍生出《金沙滩》《五郎出家》等不少经典折子戏。剧目以北宋初年辽国入侵中原的动荡时期为背景,讲述宋太宗受辽国萧天庆诱骗被困幽州,杨继业率领八个儿子舍命护驾突厥的故事。杨家将用鲜血写就忠义,用生命诠释担当,忠勇报国是全剧的核心主题。由本土知名导演王建中担任总导演,芮城县从2024年开始移植编创,这出

剧目极大丰富了蒲剧舞台宏阔打斗场面的武戏,不仅具有深邃的思想价值,还有持久的艺术魅力,契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,既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,也是一部全面展示蒲剧艺术魅力、颇受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。

精彩的武打场面

能不能演“长靠戏”,是衡量一个剧团整体艺术实力的重要标准。芮城县蒲剧团凭借自身实力,通过这部剧目向观众展示了长靠戏的魅力。座无虚席的剧场,此起彼伏的掌声,已经足以说明这场戏是非常成功的。

全剧共十场戏、时长两个半小时,近一半篇幅为高难度的武打戏。为匹配密集的武戏,剧团专门增加了武打音乐设计,对每一段武戏进行单独作曲和专门设计。剧目的前半部分,以程松饰演的杨五郎表演为主。作为多年活跃在舞台上的一名武戏新星,程松武术功底扎实,擅于通过特技塑造人物。在回家报信那场戏,他一出场先一个凌空劈叉,继而一个直挺挺“僵尸倒”,接着一个拔地而起的“飞跪”。这一连串动作,不仅展示了高超技巧和优美身段,更暗藏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:既体现杨五郎从幽州突围而出,一路上快马加鞭、风尘仆仆的奔波之苦;也传递出杨五郎见到父母后,心中急搬救兵到幽州、去救陷于困境中的宋太宗的焦急之情。不少剧目的杨五郎是以“净”行当出现,而芮城县蒲剧团改用“小生”行当,更便于程松展示其过人的武术功力。

剧目的后半部分,以蔡楠饰演的杨七郎表演为主。蔡楠通过与饰演辽邦驸马韩昌的王晓旭轮番对打,通过走边、趟马、把子功等一系列武戏的程式化表演,把一个武戏演员的卓异禀赋进行了尽情展示。他的武打不仅打出了节奏,打出了氛围,更打出了人物的情感与心声,把一个桀骜不驯、武艺高强、兄弟情深、父子义重的杨七郎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。

整齐的演员阵容

芮城县蒲剧团虽然没有获得过梅花奖的演员,没有十分耀眼的明星,却堪称“群星闪耀”,每个演员都表现突出。除程松、蔡楠、王晓旭、张亚茹、王佳楠这些男女性别结构合理、年龄大小搭配得当的武戏演员之外,还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文戏演员,如饰演杨继业的王帅、饰演余太君的陈景东、饰演宋太宗的赵登科,还有女扮男装饰八贤王的杨亚妮,以及一人分饰二角、饰演潘仁美与庆天王的张杰,个个可圈可点,深得观众喜爱。

全剧当中多处通过唱段表现人物内心情感、推进剧情发展。饰演余太君的陈景东在唱腔表达上,展现了超强的掌控力和表现力。《别府》一场戏,她通过慷慨激昂的唱段,层次分明地展现了余太君“喜悦-担忧-坚定”的情绪变化。一开始,她独自在家中对杨家归宋以来的过往和未来进行回忆与憧憬;当突然看到“削官罢职,贬家为民”的丈夫回家后,内心瞬间变得困惑、焦虑和担忧,散朝归来的丈夫一身官戴怎么突然没了,心中揣

测朝堂上一定发生了变故。当听丈夫说明事情缘由后,她没有怨天尤人,没有灰心丧气,甚至没有责怪宋王,更没有痛骂宋王,而是深明大义,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;考虑到宋太宗此去幽州“福祸难料,凶多吉少”,毅然决然地派出五郎跟随八贤王前往幽州护驾。在极具震撼力的《壮行》那场戏,余太君通过铿锵悲壮的唱腔,根据每个儿子的特点和特长,逐一叮嘱,把难舍难分、柔肠寸断的母子之情演绎得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。不少剧目在这场戏中通过重复循环的音乐进行渲染,芮城县蒲剧团则通过唱腔来演绎。音乐让人受到激励,唱腔则让人感到共情,两者侧重点不同,各有千秋。

赵登科饰演的宋王,人物塑造形象生动,舞台呈现精准:面对辽邦的蓄意邀请时,是非不分、真假不辨;被困幽州时,惊慌失措、痛哭流涕;杨家救兵到来后,马上弹冠相庆、封官许愿。让人遗憾的是,这一形象与历史上宋太宗赵光义作为“圣君明主”的定位,存在偏差。

尽管这部剧目堪称优秀,但从剧本、台词到演员表演,仍有不少需要打磨和提升的空间。比如,武打场面略显炫技,《大战》一场的武打设计过于繁杂冗长;故事完整性有待加强,对潘仁美的去向与结局没有交代清楚,杨继业所带救兵的来源也未明确(绝非仅靠杨家一族);还有场次设计不太合理,第四场《突围》时间太短、事件单薄,单设一场的必要性待商榷。虽然不尽完美,仍然瑕不掩瑜。这出剧目确实是近年来少见的一出优秀剧目。

品鉴

巧融汇本土文化 《还阳珠》璀璨夺目

□ 张建群

12月10日晚,运城市2025年戏曲新创剧目暨中青年演员大赛在中心城区蒲景苑继续进行。由永济市蒲剧团带来的蒲剧新编古装戏《还阳珠》,赢得了掌声和喝彩。

当晚,蒲景苑内座无虚席,连过道上也站着不少戏迷。演出中,台下叫好声迭起、掌声不断,表达着观众对这一新编剧目的认同和喜爱。

《还阳珠》由永济当地主创推出,主要讲述了明嘉靖年间,发生在永济中条山下的一个传说故事。彼时河东大旱,民不聊生。虞乡县王官村民女刘玉英与母亲来蒲州投亲不遇,两人又饥又渴,疲惫不堪,在中条山下稍作歇息,准备前往龙王庙祈雨。谁知,当朝吏部侍郎之子罗三从旁经过,他看刘玉英容貌俏丽,遂生邪念,在言语欺哄无果的情况下,恼羞成怒,让家丁强抢刘玉英。玉英母奋力抗争,不幸被罗三所骑之马踩踏身亡。

刘玉英见母亡悲痛欲绝,挣脱家丁跳崖自尽。崖下乃一深潭,刘玉英母女的悲惨遭遇,让龙王庙中的龙神(生)大为不忍,他在深潭中用还阳宝珠将玉英救活,并为她书写状纸,向虞乡县衙告状。虞乡知县马胡是罗三之舅,接状后息事宁人,以假婚书将刘玉英判归罗三。玉英在洞房之夜灌醉罗三,逃出虎口,恰逢蒲州新任知州张济捐俸银舍粥济民,遂向蒲州府再次鸣冤。张济接案后,微服查访,在走访了目击者道观长老后,让府衙班头暗中保护栖身于龙王庙的玉英。罗三已知玉英上告,派家丁刺杀玉英,被班



头所救。人证物证俱在,张济回衙审理案情。罗三仗父之势,咆哮公堂。张济不畏权贵,决心为民除害,将罗三与马胡抓捕归案。一时雷声大作,大雨倾盆,百姓奔走相告。玉英叩谢父母官。为报龙生救命之恩,她决心做一名龙王庙的守庙人。

故事环环相扣,情节曲折离奇。尤其是植入了永济当地许多古建、风物、传说,使得该剧的地方性、贴近性与吸引力大大增强。比如,剧中所讲的龙王庙至今尚在,每年二月的龙王庙会,是当地一个重要民俗,百姓扶老携幼前往,看戏、购物、祈福,热闹非凡。还有虞乡古县,至今名称尚在,只是行政建制变为虞乡镇而已。还有王官村,则是著名风景名胜之地。王官峪所在地,因司空图隐居与清代廉吏阎敬铭建王官别墅而声名大振,剧作者将故事主人公设定为王官人,增加了

感染力和真实性。另外,屹立于永济市区之南的中条山、至今仍然存在的蒲州镇,都在剧中闪现,让河东观众倍感亲切。

该剧演员阵容齐整,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演员均有不俗表现。主演刘玉英扮相秀美,唱腔得武派真传,声音清亮、行腔动人。龙生的扮演者身姿挺拔、相貌英俊,将仙界的飘逸与神气精准诠释。马胡的乱点鸳鸯谱荒诞不经,表现了他息事宁人乱作为的奸诈。罗三狂妄自大、自鸣得意、摇头摆尾,很符合人物身份特征。最让人感动的是知府张济,他不仅相貌堂堂、心怀正义,而且勇于担当、富有智谋、为民请命,他以大段响遏行云、正气凛然的唱诵,不仅感得天雷阵阵、大雨倾盆,也深深感动了台下观众,实现了该剧惩恶扬善,歌颂正义必胜的宏大主题。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举头三尺有神

明。”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,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:心怀善意,天地佑之。在剧中,龙神(生)便是天地的象征,他与正义同在,与百姓同在。罗三入狱,玉英得胜,是老百姓的心愿,也是正义必胜的结果。这样的大圆满结局,是老百姓的梦想,也是给人信心,传递正能量的必需。

结尾处,刘玉英决心做一名看庙人,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知恩图报的高尚品质,也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情感追求和奉献。

剧中唱词典雅,有的用民间谚语来表达,富有较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。比如张济乔装为一卦师,暗访案情时唱道:北京城有往北走,南京城有往南走。如果两京都没有,黄河两岸走一走。这种道白富有生活气息,朗朗上口,听起来颇具韵味,体现了剧作者不俗的语言造诣。

另外还有些唱段,如渲染中条日落黄昏将至的苍茫,表达玉英弱女子命如蓬草的悲戚,表现张济不畏权贵,摘下乌纱为民请命的凛然正气等唱段,都富有艺术光彩和文学内涵,为整个剧情增色不少。

为了讲明张济初到蒲州,忙于舍粥放饭的劳苦,剧中设计了他回二堂与夫人相见一折,其夫人唱腔圆润,情绪饱满,扮相庄重大方,亦为剧目增色。

据了解,此前,《还阳珠》已在永济演出过数次,观众反响热烈。此次,该剧来运参赛,也受到了运城戏迷的欢迎。事实证明,这一部新作从内容到情节,从剧名到表现都紧扣地理风物、人文风情,又巧妙地融入传统文化和情感戏分,新颖独到、颇具匠心。一颗本来鲜为人知的“还阳珠”,由此更加璀璨夺目,受人喜爱。